

宋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 禮記

宋本禮記注  
疏附校勘記

楊泗孫署檢



光緒丁亥脈  
望仙館石印

禮記正義序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

孔穎達等奉

勅撰

夫禮者經天緯地本之則大一之初原始要終體之乃人情之欲夫人上資六氣下乘四序賦清濁以醇醕感陰陽而遷變故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喜怒哀樂之志於是乎生動靜愛惡之心於是乎在精粹者雖復凝然不動浮躁者實亦無所不爲是以古先聖王鑒其若此欲保之以正直納之於德義猶襄駿之浸修隄防以制之要方用切駕之馬設衡策以驅之故乃上法圓象下參方載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然飛走之倫皆有懷於嗜慾則鴻荒之世非無心於性情蟠委則大享之濫觴土鼓乃雲門之拳石冠冕飾於軒初玉帛朝於虞始夏商革命損益可知文武重光典章斯備洎乎姬旦貢辰臨朝廷曲禮以節威儀制周禮而經邦國禮者體也履也郁郁乎文哉三百三千於斯爲盛綱紀萬事彫琢六情非彼日月照大明於寰宇類此松筠負貞心於霜雪順之則宗祐固社稷寧君臣序朝廷正逆之則紀綱廢政教煩陰陽錯於上人神怨於下故曰人之所生禮爲大也非禮無以事天地之神辯君臣長幼之位是禮之時義大矣哉暨周昭王南征之後彝倫漸壞彗星東出之際憲章迷泯夫子雖定禮正樂頽綱暫理而國異家殊異端並作晝蛇之說文擅於縱橫非馬之談辨離於堅白暨乎道喪兩極義乖四術上自游夏之初下終秦漢之際其間歧塗詭說雖紛然競起而餘風曩烈亦時或獨存於是博物通人知今溫古考前代之憲章參當時之得失俱以所見各記舊聞錯總彌聚以類相附禮記之目於是乎在去聖逾遠異端漸扇故大小二戴共氏而分門王鄭兩家同

經而異注爰從晉宋逮于周隋其傳禮業者江左尤盛其爲義疏者南人有賀循賀陽庾蔚崔靈恩沈重宣皇甫侃等北人有徐道明李業興李寶鼎侯聰熊安等其見於世者唯皇熊二家而已熊則違背本經多引外義猶之楚而北行馬雖疾而去逾遠矣又欲釋經文唯聚難義猶治絲而棼之手雖繁而絲益亂也皇氏雖章句詳正微稍繁廣又旣遵鄭氏乃時乖鄭義此是木落不歸其本孤死不首其丘此皆二家之弊未爲得也然以熊比皇皇氏勝矣雖體例旣別不可因循今奉

勅刪理仍據皇氏以爲本其有不備以熊氏補焉必取文證詳悉義理精審翦其繁蕪撮其機要恐獨見膚淺不敢自專謹與中散大夫守國子司業臣朱子奢國子助教臣李善信守太學博士臣賈公彥行太常博士臣柳士宣魏王東閣祭酒臣范義穎魏王參軍事臣張權等對其量定至十六年又奉

勅與前修疏人及儒林郎守太學助教雲騎尉臣周玄達儒林郎守四門助教雲騎尉臣趙君贊儒林郎守四門助教雲騎尉臣王士雄等對勅使趙弘智覆更詳審爲之正義凡成七十卷庶能光贊大猷垂法後進故敘其意義列之云爾

禮記正義

夫禮者經天地理人倫本其所起在天地未分之前故禮運云夫禮必本於大一是天地未分之前已有禮也禮者理也其用以治則與天地俱興故昭二十六年左傳稱晏子云禮之可以爲國也久矣與天地並但于時質略物生則自然而有尊卑若羊羔跪乳鴻鴈飛有行列豈由教之者哉是三才既判尊卑自然而有但天地初分之後即應有君臣治國但年代縣遠無文以言案易緯通卦驗云天皇之先與乾曜合元君有五期輔有三名柱云君之用事五行王亦有五期輔有三名公卿大夫也又云遂皇始出握機矩注云遂皇謂遂人在伏羲前始王天下也矩法也言遂皇持斗機運轉之法指天以施政教既云始王天下是尊卑之禮起於遂皇也持斗星以施政教者即禮緯斗咸儀云官主君商主臣角主父微主子羽主夫少宮主婦少商主政是法北斗而爲七政七政之立是禮迹所興也鄭康成六藝論云易者陰陽之象天地之所變化政教之所生自人皇初起人皇即遂皇也既政教所生初起於遂皇則七政是也六藝論又云遂皇之後歷六紀九十一代至伏羲始作十二言之教然則伏羲之時易道既彰則禮事彌著案譙周古史考云有聖人以火德王造作鑽燧出火教民熟今人民大悅號曰遂人次有三姓乃至伏羲制嫁娶以儂皮爲禮作琴瑟以爲樂又帝王世紀云燧人氏沒包羲氏代之以此言之則嫁娶嘉禮始於伏羲也但古史考遂皇至于伏羲唯經三姓六藝論云歷六紀九十一代其又不同未知孰是或於三姓而爲九十一代也案廣雅云一紀二十七萬六千年方叔機注六藝論云六紀者九頭紀五龍紀攝提紀合洛紀連通紀序命紀凡六紀也九十一代者九頭一五龍五攝提七十二合洛三連通六序命四凡九十一代也但伏羲之前

及伏犧之後年代參差所說不一緯候紛紜各相乖背且復煩而無用今並略之唯據六藝論之文及帝王世紀以爲說也案易繫辭云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案帝王世紀云伏犧之後女媧氏亦風姓也女媧氏沒次有大庭氏柏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驃連氏赫胥氏尊盧氏渾沌氏吳英氏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陰康氏無懷氏凡十五代皆襲伏犧之號然鄭玄以大庭氏是神農之別號案封禪書無懷氏在伏犧之前今在伏犧之後則世紀之文未可信用世紀又云神農始教天下種穀故人號曰神農案禮運云夫禮之初始諸飲食燔黍捭豚蕡桴而土鼓又明堂位云土鼓葦籥伊耆氏之樂又郊特牲云伊耆氏始爲蜡蜡即田祭與種穀相協土鼓葦籥又與蕡桴土鼓相當故熊氏云伊耆氏即神農也既云始諸飲食致敬鬼神則祭祀吉禮起於神農也又史記云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則有軍禮也易繫辭黃帝九事章云古者葬諸中野則有凶禮也又論語撰考云軒知地利九牧倡教既有九州之牧當有朝聘是賓禮也若然自伏犧以後至黃帝吉凶賓軍嘉五禮始具皇氏云禮有三起禮理起於大一禮事起於遂皇禮名起於黃帝其禮理起於大一其義通也其禮事起於遂皇禮名起於黃帝其義乖也且遂皇在伏犧之前禮運燔黍捭豚在伏犧之後何得以祭祀在遂皇之時其唐堯則舜典云修五禮鄭康成以爲公侯伯子男之禮又云命伯夷典朕三禮五禮其文亦見經也案舜典云類于上帝則吉禮也百姓如喪考妣則凶禮也羣后四朝則賓禮也舜征有苗則軍禮也嫡于虞則嘉禮也是舜時五禮具備直云典朕三禮者據事天地與人爲三禮其實事天地唯吉禮也其餘四禮並人事兼之也案論語云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則禮記摠陳虞夏商周則是虞夏商周各有當代之禮則夏商亦有五禮鄭康成注大宗伯唯云唐虞有三禮

至周分爲五禮不言夏商者但書篇散亡夏商之禮絕滅無文以言故據周禮有文者而言耳武王沒後成王幼弱周公代之攝政六年致大平述文武之德而制禮也故洛誥云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又禮記明堂位云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頒度量於天下但所制之禮則周官儀禮也鄭作序云禮者體也履也統之於心曰體踐而行之曰履鄭知然者禮器云禮者體也祭義云禮者履此者也禮記既有此釋故鄭依而用之禮雖合訓體履則周官爲體儀禮爲履故鄭序又云然則三百三十雖混同爲禮至於並立俱陳則曰此經禮也此曲禮也或云此經文也此威儀也是周禮儀禮有體履之別也所以周禮爲體者周禮是立治之本統之心體以齊正於物故爲禮賀瑒云其體有二一是物體言萬物貴賤高下小大文質各有其體二曰禮體言聖人制法體此萬物使高下貴賤各得其宜也其儀禮但明體之所行踐履之事物雖萬體皆同一履履無兩義也于周之禮其文大備故論語云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也然周旣禮道大用何以老子云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忠信之薄道德之華爭愚之始故先師準緯候之文以爲三皇行道五帝行德三王行仁五霸行義若失義而後禮豈周之成康在五霸之後所以不同者老子盛言道德質素之事無爲靜默之教故云此也禮爲浮薄而施所以抑浮薄故云忠信之薄且聖人之王天下道德仁義及禮並蘊于心但量時設教道德仁義及禮須用則行豈可三皇五帝之時全無仁義禮也殷周之時全無道德也老子意有所主不可據之以難經也旣周禮爲體其周禮見於經籍其名異者見有七處案孝經說云禮經三百一也禮器云經禮三百二也中庸云禮儀三百三也春秋說云禮經三百四也禮說云有正經三百五也周官外題謂爲周禮六也漢

書藝文志云周官經六篇七也七者皆云三百故知俱是周官周官三百六十舉其大數而云三百也其儀禮之別亦有七處而有五名一則孝經說春秋及中庸並云威儀三十二則禮器云曲禮三千三則禮說云動儀三千四則謂爲儀禮五則漢書藝文志謂儀禮爲古禮經凡此七處五名稱謂並承三百之下故知即儀禮也所以三千者其履行周官五禮之別其事委曲條數繁廣故有三千也非謂篇有三千但事之殊別有三千條耳或一篇一卷則有數條之事今行於世者唯十七篇而已故漢書藝文志云漢初高堂生傳禮十七篇是也至武帝時河間獻王得古禮五十六篇獻王獻之又六藝論云後得孔子壁中古文禮凡五十六篇其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同而字多異其十七篇外則逸禮是也周禮爲本則聖人體之儀禮爲末賢人履之故鄭序云體之謂聖履之爲賢是也旣周禮爲本則重者在前故宗伯序五禮以吉禮爲上儀禮爲末故輕者在前故儀禮先冠昏後喪祭故鄭序云二者或施而上或循而下其周禮六藝論云周官肆中所得六篇漢書說河間獻王開獻書之路得周官有五篇失其冬官一篇乃購千金不得取考工記以補其闕漢書云得五篇六藝論云得其六篇其文不同未知孰是其禮記之作出自孔氏但正禮殘缺無復能明故范武子不識設烝趙鞅及魯君謂儀爲禮至孔子沒後七十二之徒共撰所聞以爲此記或錄舊禮之義或錄變禮所由或兼記體履或雜序得失故編而錄之以爲記也中庸是子思伋所作緇衣公孫尼子所撰鄭康成云月令呂不韋所修盧植云王制謂漢文時博士所錄其餘衆篇皆如此例但未能盡知所記之人也其周禮儀禮是禮記之書自漢以後各有傳授鄭君六藝論云案漢書藝文志儒林傳云傳禮者十三家唯高堂生及五傳弟子戴德戴聖名在也又案儒林傳云漢興高堂

生傳禮十七篇而魯徐生善爲容孝文時徐生以容爲禮官大夫瑕丘蕭奮以禮至淮陽太守孟卿東海人事蕭奮以授戴德戴聖六藝論云五傳弟子者熊氏云則高堂生蕭奮孟卿后倉及戴德戴聖爲五也此所傳皆儀禮也六藝論云今禮行於世者戴德戴聖之學也又云戴德傳記八十五篇則大戴禮是也戴聖傳禮四十九篇則此禮記是也儒林傳云大戴授琅邪徐氏小戴授梁人橋仁字季卿楊榮字子孫仁爲大鴻臚家世傳業其周官者始皇深惡之至孝武帝時始開獻書之路既出於山巖屋壁復入祕府五家之儒莫得見焉至孝成時通人劉歆校理祕書始得列序著于錄略爲衆儒排棄故獨識之知是周公致太平之道河南縂氏杜子春永平時初能通其讀鄭衆賈逵往授業焉其後馬融鄭玄之等各有傳授不復繁言也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撰

**禮記**二十三篇，唐虞明言，漢曰此記疏。正義曰：夫審者，觀天地理人倫本其所起在天地未分之前，故禮運云去德。必本於天，而後成於人。故名之曰禮。有禮者，理也。其用以治則與天地俱興，故曰二十一年。左傳稱子云：「禮可以尚而也。」人無與天也。凡有物皆有體，則有形者也。」

五

正義曰大聖者理天地理人倫本其所起在天地未分之前故禮運云去德而本大一是天地未分之謂已有禮也禮者理也其用以治則順與天地俱興故曰二十人天也地也用以存則順與天地俱安故曰三十人地也天也用以存則安故曰三十人地也天也

前編

而有但大地初分之使即應有君臣治國而年代無文以言案易鑄通卦驗有三名注云君之用事五行王亦有五期鉤有三名公卿大夫也又云運皇始出王天下也占去其序七十二爻更替之去夫天子之數也

人皇即燧皇也既改所生初已於燧初明之故是也。蓋其上

然則伏犧之時易道既革而禮事備著矣即古史考之有聖人以火德王適作犧燒出火教民熟食入民大悅號  
通人次有三姓乃至伏犧制蠻妻以鮮皮為禮作羣祀以為樂又帝王世紀云蠻人兵沒包犧氏代之以此言之則犧  
事發始於伏犧也但古史考述皇帝子大嘗惟延三生七善命于靈王世紀云一代兵不包犧氏代之以此言之則犧

九十九代也。亥崩，祚云一紀二十七萬六千，方我懷王，六朝滿之，六紀者五龍紀也。紀合裕三達通六序，命西凡九十九代也。但伏羲之首及伏羲之末，年代空缺所不一，幽微而不可考，故名焉。

號曰神農氏禮運云大禮之初始講飲食燔蕷黃帝而土設又明堂位云土鼓者皆伊耆氏之樂又郊祭牲云伊耆氏即神農也既云伊耆氏則祭祀吉禮起於神農也又上已云古者有三月之祭者此指上巳節而言也

休五色鄭康成以爲公侯子男之禮又云命伯夷樊三晉禮其文亦見經也案舜典云類于上帝則吉禮也百姓有苗則厲禮也嗚子歲則庶禮也是時五禮具備直云崇趺三禮者  
中天地真人爲三靈其實事天也而吉凶如其事也耳

但所制之禮則周官儀禮也。鄭作序云禮者體也。禮之於心曰禮義而行之曰履。履知然者禮也。存云禮者體也。祭也。明爲禮至於誠立與外曰北極也。此曲音也。故七十七也。以成之也。三百二千



馬之本而爲之注注者即新書之名但釋義之人多稱爲傳傳謂傳述爲義或親承聖旨或師傳相傳故云傳今謂之社者謙也不政傳授直注己意而已若然則傳之與注各出己情皇氏以爲自漢以前爲傳自漢以後爲注然王肅在斯之後何以別謂

之傳其義非也

### 曲禮曰毋不敬

禮主於敬。陸曰毋音無詠文不正之詞其字從女內有一畫象有嘉之形禁止之勿令忘古人之母發今人言莫也察母字與父母字不同俗本多亂讀者皆宋監母字以作無音非也後故此疑者

特後音儀若思

儀矜莊貌入之望思貌必佩飾。嚴魚服反本音

正義曰此一節明人君立治之本先富肅心謹身慎口之事。曲禮曰者東下文安民或是爲君上所行

若思者儀於莊貌也若思也思許慮也夫人口狀必端懸今明人君於莊之貌如人之思也。安定縣者安定富也

諭言語也人君出言必當慎之於口然後方於詳於言語也。安民哉者但人君嚴肅不離口與身心既不能

肅敬身乃於莊口復布儀三者依於德義則政教可以安民也云哉者記人美此三句者也。曲禮主於敬。正義曰孝

經云禮者敬而已矣是也又案鄭注云曲禮之中禮含五禮今云曲禮曰毋不敬則五禮皆須敬故鄭云禮士於敬然

五禮皆以非爲敬禮則祭和敬士人拜尸之類是吉禮須敬也拜而後皆類之類是凶禮須敬也主人拜迎賓之類是賓

禮須敬也車中之拜肅拜之類是軍禮項敬也冠昏飲酒皆有賓主拜告之類是嘉禮須敬也兵車不式乘玉路不式鄭

云大事不崇曲敬者謂敬天神及事之大事故不崇曲小之敬熊氏以爲唯此不敬者恐義不然也既云曲禮曰是引儀

禮正經者引春秋曰詩曰之類所引者若冠禮成公云齊考推拱介爾景福之等今不見者或在三千散亡之中也。注

儀於至備焉。正義曰禮唯云儀若思不云坐寢亦知坐思者案大學云定而後能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肅而後能肅也即思

故知思必當坐也。注禮言玉櫛方正義曰論語云君子不欲不知其言不善則可坐之外進之況其通者乎出其言不善則可坐之外進之况其通者乎言行易覺辨之文也故彼云君子出其

事故鄭引桀若逃若以讓之。敢不可長者敢不矜慢在心由此此則不可長。欲不可後者心所不喜爲欲剛食男女

人之大欲存焉是也人皆有欲但不得從之也。志不可彌者六情猶在心未見爲志凡人各有志無但不得自滿故

六器滿則僥幸志滿則慢。樂不可極者樂者天子宮廟以下皆得有樂但王樂心人情所不能已畜自抑止不可極

爲故樂記云樂盈而反以反爲文。注四者至自禱。正義曰樂尚書史記說利垂甚多不可具舉皇氏云斯朝樂之歷

制賢人之心是長教也禮丘酒池之等是從欲也玉杯長晉之等是志滿也與樂之樂是樂施也朱之爲惡惟有民濟塗

疾瘳於棘牆之學趙史傳不言四事亦應俱有四者之至故刺其宣至榮放雨

反虛指馬融王肅並直良反欽如字一音而從足用反故經也樂首洛皇佩

言昌極如字皇紀力反其列反夏之末主名癸利直士反殷之末主名辛

事故鄭引桀若逃若以讓之。敢不可長者敢不矜慢在心由此此則不可長。欲不可後者心所不喜爲欲剛食男女

人之大欲存焉是也人皆有欲但不得從之也。志不可彌者六情猶在心未見爲志凡人各有志無但不得自滿故

六器滿則僥幸志滿則慢。樂不可極者樂者天子宮廟以下皆得有樂但王樂心人情所不能已畜自抑止不可極

爲故樂記云樂盈而反以反爲文。注四者至自禱。正義曰樂尚書史記說利垂甚多不可具舉皇氏云斯朝樂之歷

制賢人之心是長教也禮丘酒池之等是從欲也玉杯長晉之等是志滿也與樂之樂是樂施也朱之爲惡惟有民濟塗

疾瘳於棘牆之學趙史傳不言四事亦應俱有四者之至故刺其宣至榮放雨

事故鄭引桀若逃若以讓之。敢不可長者敢不矜慢在心由此此則不可長。欲不可後者心所不喜爲欲剛食男女

人之大欲存焉是也人皆有欲但不得從之也。志不可彌者六情猶在心未見爲志凡人各有志無但不得自滿故

六器滿則僥幸志滿則慢。樂不可極者樂者天子宮廟以下皆得有樂但王樂心人情所不能已畜自抑止不可極

爲故樂記云樂盈而反以反爲文。注四者至自禱。正義曰樂尚書史記說利垂甚多不可具舉皇氏云斯朝樂之歷

&lt;

反復母求勝分母求多

爲傷平也復闇也謂爭訟也詩云兄弟鬭於牕胡搥反勝疑事母質

質成也

已歲言之終不然

直而勿有

正直也已若不廷則

直者王勿有

正義曰此一章據明對教安危忠信之事各

則優知○知音智

智者猶而義之者質是有德成之格御諸近也

義曰引月令者某月令仲冬之月禁戒歸功不得近財目得休懈也○注理君至近習○正

府而近之旨其色引之者謚賢者附而近之習其道藝達引貞威於義無所當也○畏而愛之○正義曰賢者有其德行

人皆心服畏之既有所貴必當愛其德義不可肆之○注心服至所畏○正義曰引曾子曰吾先子之所畏也

問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默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先子謂祖晉參心服子

路引之者這裡畏是心服之義○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正義曰愛謂已所親幸憎謂已所嫌慢人多愛而不知其惡

憎而不知其善記人戒之云凡人雖愛必當知其心懷惡行崔氏云若不惜知子厚是也心懷憎疾亦當知其善能若

那義知其解孤是也若然乃可審知人之賢愚○積而能敬正義曰凡人貪鄙皆好積而不好敬今謂已有高情龍虎乏

嗣無則是仁惠也○注謂已至崇氏○正義曰引朱樂氏者案襄二十九年左傳云鄭國亂皮貨民粟戶一錠朱樂氏者

未司城官姓衆名喜子卒末並能樂喜請於平公云不與民粟并告諸大夫亦使諸大夫知之令不引卿罕氏而

引宋樂氏者鄭罕氏施而敵之朱樂氏施而不破故昔後向聞之曰鄭之罕宋之樂施而不德宋氏加焉然宋家施

不及福大夫不收公利二家皆非也今鄭為能敬者直取一邊能敬之義是同不據家施非禮之事雖不言是而言若者

也惟與諸經事實是一惟文字不同鄭則言是若附引云諸侯伐秦曹桓公卒於會鄭注引春秋傳云賈伯驩卒於陳是

也以其一事故云是也此禮本不爲娶氏而作但事類相似引以爲證故云若也○安安而能堪○正義曰上安其心下

安其處凡人多居庵如安故記人戒之云謂已心安於此所處之安當無謀於後有吉以否若後當有吉必引早遷則離

害也○注謂已至遷也○正義曰晉舅也者家主傳信二十三年晉重耳自翟之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重耳心安

於齊不欲歸晉從者重耳之舅字子犯謀於桑下欲誣其主以告姜氏姜氏發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

者告我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氏曰行也讓與安貞名公子不可姜氏與子犯謀醉而謂之醒以戊遷子犯主桑伯納

之卒爲霸主是安安而能堪之事雖不云是又不云皆而言近之者安安能堪亦不爲重耳而作不得云是遠又非重耳

之意不得云告故五近之也○賄財母荷得○正義曰財則人之所貪非義而取謂之苟得故記人戒之今有財利元非

兩人之物兩人俱臨而求之若苟得人已則角廉隅故鄭云爲傷廉也○臨難與苟免○正義曰難謂有寇仇謀害君父

爲人臣子當致身授命以報之故記人戒之云若君又有難臣子若苟且免身而不願則陷君父於危亡故云毋苟免見

義不爲無勇也故鄭云爲傷義也○復母求勝分母求多○正義曰復謂小小間隙凡人所爭皆欲求勝故記人戒之云

而有小小間隙當引過歸之多者此元是眾人之物當共分之人皆貪欲望多人已故記人戒之云

所分之物毋得過○正義曰爲集王於牆故鄭云爲傷廉也○臨難與苟免○正義曰難謂有寇仇謀害君父

其稱引之者許慎復亦是小小間隙之物若入復則當報之者孔子以曾晳報怨是也○疑事母質○正義曰人多

舉固未知而爲已知故戒之云彼已俱歸而來問已質戒也若已亦疑則無得成言之若所言疑事沒爲賢人所識則傷

已抑也故孔子戒子路云不知爲不如也○直而勿有○正義曰此謂彼疑已不疑者仍須諱退直正也彼有疑事而來

問已若不極而答之則當稱師

所解以正之勿爲已有此義也○若夫謂我非夫○夫方于反丈夫也坐如尸

立如齊

容且禮也齊謂祭

神不禮○使色更反禮

徐扶世反審許兩反

本亦作齊禮從宣

事不可常也晉士谷師使齊歸齊侯卒乃還

使從俗

亦事不可常也性情之屬則當從俗所出

音同注同

禮器曰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爲禮鬼

已辟也故孔子戒子路云不知爲不如也○直而勿有○正義曰此謂彼疑已不疑者仍須諱退直正也彼有疑事而來

問已若不極而答之則當稱師

所解反分扶問反問呼荅反猶問也掌持廟之爭下文皆同

疑事母質

已俱疑而

則優知○知音智

智者猶而義之者質是有德成之格御諸近也

義曰引月令者某月令仲冬之月禁戒歸功不得近財目得休懈也○注理君至近習○正

府而近之旨其色引之者謚賢者附而近之習其道藝達引貞威於義無所當也○畏而愛之○正義曰引曾子曰吾先子之所畏也

問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默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先子謂祖晉參心服子

路引之者這裡畏是心服之義○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正義曰愛謂已所親幸憎謂已所嫌慢人多愛而不知其惡

憎而不知其善記人戒之云凡人雖愛必當知其心懷惡行崔氏云若不惜知子厚是也心懷憎疾亦當知其善能若

那義知其解孤是也若然乃可審知人之賢愚○積而能敬正義曰凡人貪鄙皆好積而不好敬今謂已有高情龍虎乏

嗣無則是仁惠也○注謂已至崇氏○正義曰引朱樂氏者案襄二十九年左傳云鄭國亂皮貨民粟戶一錠朱樂氏者

未司城官姓衆名喜子卒末並能樂喜請於平公云不與民粟并告諸大夫亦使諸大夫知之令不引卿罕氏而

引宋樂氏者鄭罕氏施而敵之朱樂氏施而不破故昔後向聞之曰鄭之罕宋之樂施而不德宋氏加焉然宋家施

不及福大夫不收公利二家皆非也今鄭為能敬者直取一邊能敬之義是同不據家施非禮之事雖不言是而言若者

也惟與諸經事實是一惟文字不同鄭則言是若附引云諸侯伐秦曹桓公卒於會鄭注引春秋傳云賈伯驩卒於陳是

也以其一事故云是也此禮本不爲娶氏而作但事類相似引以爲證故云若也○安安而能堪○正義曰上安其心下

安其處凡人多居庵如安故記人戒之云謂已心安於此所處之安當無謀於後有吉以否若後當有吉必引早遷則離

害也○注謂已至遷也○正義曰晉舅也者家主傳信二十三年晉重耳自翟之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重耳心安

於齊不欲歸晉從者重耳之舅字子犯謀於桑下欲誣其主以告姜氏姜氏發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

者告我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氏曰行也讓與安貞名公子不可姜氏與子犯謀醉而謂之醒以戊遷子犯主桑伯納

之卒爲霸主是安安而能堪之事雖不云是又不云皆而言近之者安安能堪亦不爲重耳而作不得云是遠又非重耳

之意不得云告故五近之也○賄財母荷得○正義曰財則人之所貪非義而取謂之苟得故記人戒之今有財利元非

兩人之物兩人俱臨而求之若苟得人已則角廉隅故鄭云爲傷廉也○臨難與苟免○正義曰難謂有寇仇謀害君父

爲人臣子當致身授命以報之故記人戒之云若君又有難臣子若苟且免身而不願則陷君父於危亡故云毋苟免見

義不爲無勇也故鄭云爲傷義也○復母求勝分母求多○正義曰復謂小小間隙凡人所爭皆欲求勝故記人戒之云

而有小小間隙當引過歸之多者此元是眾人之物當共分之人皆貪欲望多人已故記人戒之云

所分之物毋得過○正義曰爲集王於牆故鄭云爲傷廉也○臨難與苟免○正義曰難謂有寇仇謀害君父

其稱引之者許慎復亦是小小間隙之物若入復則當報之者孔子以曾晳報怨是也○疑事母質○正義曰人多

舉固未知而爲已知故戒之云彼已俱歸而來問已質戒也若已亦疑則無得成言之若所言疑事沒爲賢人所識則傷

已抑也故孔子戒子路云不知爲不如也○直而勿有○正義曰此謂彼疑已不疑者仍須諱退直正也彼有疑事而來

問已若不極而答之則當稱師

所解反分扶問反問呼荅反猶問也掌持廟之爭下文皆同

疑事母質

已俱疑而

則優知○知音智

智者猶而義之者質是有德成之格御諸近也

義曰引月令者某月令仲冬之月禁戒歸功不得近財目得休懈也○注理君至近習○正

府而近之旨其色引之者謚賢者附而近之習其道藝達引貞威於義無所當也○畏而愛之○正義曰引曾子曰吾先子之所畏也

問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默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先子謂祖晉參心服子

路引之者這裡畏是心服之義○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正義曰愛謂已所親幸憎謂已所嫌慢人多愛而不知其惡

憎而不知其善記人戒之云凡人雖愛必當知其心懷惡行崔氏云若不惜知子厚是也心懷憎疾亦當知其善能若

那義知其解孤是也若然乃可審知人之賢愚○積而能敬正義曰凡人貪鄙皆好積而不好敬今謂已有高情龍虎乏

嗣無則是仁惠也○注謂已至崇氏○正義曰引朱樂氏者案襄二十九年左傳云鄭國亂皮貨民粟戶一錠朱樂氏者

未司城官姓衆名喜子卒末並能樂喜請於平公云不與民粟并告諸大夫亦使諸大夫知之令不引卿罕氏而

引宋樂氏者鄭罕氏施而敵之朱樂氏施而不破故昔後向聞之曰鄭之罕宋之樂施而不德宋氏加焉然宋家施

不及福大夫不收公利二家皆非也今鄭為能敬者直取一邊能敬之義是同不據家施非禮之事雖不言是而言若者

也惟與諸經事實是一惟文字不同鄭則言是若附引云諸侯伐秦曹桓公卒於會鄭注引春秋傳云賈伯驩卒於陳是

也以其一事故云是也此禮本不爲娶氏而作但事類相似引以爲證故云若也○安安而能堪○正義曰上安其心下

安其處凡人多居庵如安故記人戒之云謂已心安於此所處之安當無謀於後有吉以否若後當有吉必引早遷則離

害也○注謂已至遷也○正義曰晉舅也者家主傳信二十三年晉重耳自翟之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重耳心安

於齊不欲歸晉從者重耳之舅字子犯謀於桑下欲誣其主以告姜氏姜氏發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

者告我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氏曰行也讓與安貞名公子不可姜氏與子犯謀醉而謂之醒以戊遷子犯主桑伯納

之卒爲霸主是安安而能堪之事雖不云是又不云皆而言近之者安安能堪亦不爲重耳而作不得云是遠又非重耳

之意不得云告故五近之也○賄財母荷得○正義曰財則人之所貪非義而取謂之苟得故記人戒之今有財利元非

兩人之物兩人俱臨而求之若苟得人已則角廉隅故鄭云爲傷廉也○臨難與苟免○正義曰難謂有寇仇謀害君父

爲人臣子當致身授命以報之故記人戒之云若君又有難臣子若苟且免身而不願則陷君父於危亡故云毋苟免見

義不爲無勇也故鄭云爲傷義也○復母求勝分母求多○正義曰復謂小小間隙凡人所爭皆欲求勝故記人戒之云

而有小小間隙當引過歸之多者此元是眾人之物當共分之人皆貪欲望多人已故記人戒之云

所分之物毋得過○正義曰爲集王於牆故鄭云爲傷廉也○臨難與苟免○正義曰難謂有寇仇謀害君父

其稱引之者許慎復亦是小小間隙之物若入復則當報之者孔子以曾晳報怨是也○疑事母質○正義曰人多

舉固未知而爲已知故戒之云彼已俱歸而來問已質戒也若已亦疑則無得成言之若所言疑事沒爲賢人所識則傷

已抑也故孔子戒子路云不知爲不如也○直而勿有○正義曰此謂彼疑已不疑者仍須諱退直正也彼有疑事而來

問已若不極而答之則當稱師

所解反分扶問反問呼荅反猶問也掌持廟之爭下文皆同

疑事母質

已俱疑而

則優知○知音智

智者猶而義之者質是有德成之格御諸近也

義曰引月令者某月令仲冬之月禁戒歸功不得近財目得休懈也○注理君至近習○正

府而近之旨其色引之者謚賢者附而近之習其道藝達引貞威於義無所當也○畏而愛之○正義曰引曾子曰吾先子之所畏也

問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默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先子謂祖晉參心服子

路引之者這裡畏是心服之義○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正義曰愛謂已所親幸憎謂已所嫌慢人多愛而不知其惡

憎而不知其善記人戒之云凡人雖愛必當知其心懷惡行崔氏云若不惜知子厚是也心懷憎疾亦當知其善能若

那義知其解孤是也若然乃可審知人之賢愚○積而能敬正義曰凡人貪鄙皆好積而不好敬今謂已有高情龍虎乏

嗣無則是仁惠也○注謂已至崇氏○正義曰引朱樂氏者案襄二十九年左傳云鄭國亂皮貨民粟戶一錠朱樂氏者

未司城官姓衆名喜子卒末並能樂喜請於平公云不與民粟并告諸大夫亦使諸大夫知之令不引卿罕氏而

引宋樂氏者鄭罕氏施而敵之朱樂氏施而不破故昔後向聞之曰鄭之罕宋之樂施而不德宋氏加焉然宋家施

不及福大夫不收公利二家皆非也今鄭為能敬者直取一邊能敬之義是同不據家施非禮之事雖不言是而言若者

也惟與諸經事實是一惟文字不同鄭則言是若附引云諸侯伐秦曹桓公卒於會鄭注引春秋傳云賈伯驩卒於陳是

也以其一事故云是也此禮本不爲娶氏而作但事類相似引以爲證故云若也○安安而能堪○正義曰上安其心下

安其處凡人多居庵如安故記人戒之云謂已心安於此所處之安當無謀於後有吉以否若後當有吉必引早遷則離

害也○注謂已至遷也○正義曰晉舅也者家主傳信二十三年晉重耳自翟之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重耳心安

於齊不欲歸晉從者重耳之舅字子犯謀於桑下欲誣其主以告姜氏姜氏發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

者告我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氏曰行也讓與安貞名公子不可姜氏與子犯謀醉而謂之醒以戊遷子犯主桑伯納

之卒爲霸主是安安而能堪之事雖不云是又不云皆而言近之者安安能堪亦不爲重耳而作不得云是遠又非重耳

之意不得云告故五近之也○賄財母荷得○正義曰財則人之所貪非義而取謂之苟得故記人戒之今有財利元非

兩人之物兩人俱臨而求之若苟得人已則角廉隅故鄭云爲傷廉也○臨難與苟免○正義曰難謂有寇仇謀害君父

爲人臣子當致身授命以報之故記人戒之云若君又有難臣子若苟且免身而不願則陷君父於危亡故云毋苟免見

義不爲無勇也故鄭云爲傷義也○復母求勝分母求多○正義曰復謂小小間隙凡人所爭皆欲求勝故記人戒之云

而有小小間隙當引過歸之多者此元是眾人之物當共分之人皆貪欲望多人已故記人戒之云

所分之物毋得過○正義曰爲集王於牆故鄭云爲傷廉也○臨難與苟免○正義曰難謂有寇仇謀害君父

其稱引之者許慎復亦是小小間隙之物若入復則當報之者孔子以曾晳報怨是也○疑事母質○正義曰人多

舉固未知而爲已知故戒之云彼已俱歸而來問已質戒也若已亦疑則無得成言之若所言疑事沒爲賢人所識則傷

已抑也故孔子戒子路云不知爲不如也○直而勿有○正義曰此謂彼疑已不疑者仍須諱退直正也彼有疑事而來

問已若不極而答之則當稱師

所解反分扶問反問呼荅反猶問也掌持廟之爭下文皆同

疑事母質

已俱疑而

則優知○知音智

智者猶而義之者質是有德成之格御諸近也

義曰引月令者某月令仲冬之月禁戒歸功不得近財目得休懈也○注理君至近習○正

府而近之旨其色引之者謚賢者附而近之習其道藝達引貞威於義無所當也○畏而愛之○正義曰引曾子曰吾先子之所畏也

問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默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先子謂祖晉參心服子

路引之者這裡畏是心服之義○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正義曰愛謂已所親幸憎謂已所嫌慢人多愛而不知其惡

憎而不知其善記人戒之云凡人雖愛必當知其心懷惡行崔氏云若不惜知子厚是也心懷憎疾亦當知其善能若

那義知其解孤是也若然乃可審知人之賢愚○積而能敬正義曰凡人貪鄙皆好積而不好敬今謂已有高情龍虎乏

嗣無則是仁惠也○注謂已至崇氏○正義曰引朱樂氏者案襄二十九年左傳云鄭國亂皮貨民粟戶一錠朱樂氏者

未司城官姓衆名喜子卒末並能樂喜請於平公云不與民粟并告諸大夫亦使諸大夫知之令不引卿罕氏而

引宋樂氏者鄭罕氏施而敵之朱樂氏施而不破故昔後向聞之曰鄭之罕宋之樂施而不德宋氏加焉然宋家施

不及福大夫不收公利二家皆非也今鄭為能敬者直取一邊能敬之義是同不據家施非禮之事雖不言是而言若者

也惟與諸經事實是一惟文字不同鄭則言是若附引云諸侯伐秦曹桓公卒於會鄭注引春秋傳云賈伯驩卒於陳是

也以其一事故云是也此禮本不爲娶氏而作但事類相似引以爲證故云若也○安安而能堪○正義曰上安其心下

安其處凡人多居庵如安故記人戒之云謂已心安於此所處之安當無謀於後有吉以否若後當有吉必引早遷則離

害也○注謂已至遷也○正義曰晉舅也者家主傳信二十三年晉重耳自翟之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重耳心安

於齊不欲歸晉從者重耳之舅字子犯謀於桑下欲誣其主以告姜氏姜氏發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

者告我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氏曰行也讓與安貞名公子不可姜氏與子犯謀醉而謂之醒以戊遷子犯主桑伯納

之卒爲霸主是安安而能堪之事雖不云是又不云皆而言近之者安安能堪亦不爲重耳而作不得云是遠又非重耳

之意不得云告故五近之也○賄財母荷得○正義曰財則人之所貪非義而取謂之苟得故記人戒之今有財利元非

兩人之物兩人俱臨而求之若苟得人已則角廉隅故鄭云爲傷廉也○臨難與苟免○正義曰難謂有寇仇謀害君父

爲人臣子當致身授命以報之故記人戒之云若君又有難臣子若苟且免身而不願則陷君父於危亡故云毋苟免見

義不爲無勇也故鄭云爲傷義也○復母求勝分母求多○正義曰復謂小小間隙凡人所爭皆欲求勝故記人戒之云

而有小小間隙當引過歸之多者此元是眾人之物當共分之人皆貪欲望多人已故記人戒之云

所分之物毋得過○正義曰爲集王於牆故鄭云爲傷廉也○臨難與苟免○正義曰難謂有寇仇謀害君父

其稱引之者許慎復亦是小小間隙之物若入復則當報之者孔子以曾晳報怨是也○疑事母質○正義曰人多

舉固未知而爲已知故戒之云彼已俱歸而來問已質戒也若已亦疑則無得成言之若所言疑事沒爲賢人所識則傷

已抑也故孔子戒子路云不知爲不如也○直而勿有○正義曰此謂彼疑已不疑者仍須諱退直正也彼有疑事而來

問已若不極而答之則當稱師

所解反分扶問反問呼荅反猶問也掌持廟之爭下文皆同

疑事母質

已俱疑而

則優知○知音智

智者猶而義之者質是有德成之格御諸近也

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繫二傳之言當是先教之辭也彼無是謂我鄭君足之也○坐如尸者尸居神位坐必  
於言人雖不爲尸若所在坐次必當如尸之坐故鄭云視我正也○立如賓者人之倚立多慢不然故或之立如賓立之  
則歸戶如食器是祭時主人有禮器云碧者謂屏身如碧之折殺其形必曲人之倚立亦當然也又云  
斯為句一作「版」而失所強說而以一矩有半規其法則營之器苟也是營之折殺其形必曲人之倚立亦當然也又云  
謂祭祀事不凡事皆在祭前自整齊之名並於逸服之中坐而無立今云立如賓者尚有立者但祭前有賓所以自整  
者也到祭日不前亦當齊明齋者是先後通稱此言立如賓非祭前主禮故鄭云論謂祭祀時也若然此立謂待尊貴之  
時故玉藻云凡待於君神垂足如履者視下聽上是也○禮從宜者皇氏二上二事文天爲風俗之優此下二事大夫爲  
君出使之法儀或然也禮從宜者謂人臣奉命出使征伐之禮雖奉命出征朝外之事將軍裁之可而進知難而退前  
事不可準定貨從當時之宜也○往事不至善之○正義曰春秋襄十九年齊使送卒告士匄帥師侵齊至晉問齊侯  
卒乃還公羊云三者何善辭也何善辭也其不告喪也此受命於君而伐齊則何不伐喪也大夫以君命出使進退  
在大夫也○使從俗者謂臣爲君出聘之禮之法皆士俗常以爲事君士俗若無不可境外求物故云使從俗也○皇氏  
云上禮從宜與比使從俗互而相通皆是以禮而使義或然也○注亦事主不葬○正義曰牲幣之屬當從俗所出者謂  
君郊特牲及聘禮朝聘皆有皮馬革金竹箭璧帛之等有則致之無則已故云不可常也禮器曰天不生者謂天不以四  
時而生若李梅冬實地不善者謂居山以重墮屋宇以廣不君子不以爲禮者不以爲禮者謂天不生地不善之等  
君子不特爲禮是神不與者言君子不以爲禮者祇由鬼神不與者言君子不以爲禮者謂此非帝之物明鬼神依人也○夫言  
行爲辭費禮不踰節不侵侮不好狎谷云德敬也人則冒近爲好狎也行爲辭費禮不踰節不侵侮不好狎谷云德敬也人則冒近爲好狎也行爲辭費禮不踰節不侵侮不好狎谷云德敬也人則冒近爲好狎也

### 以定親疏沒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禮不妄說人

古文

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

謂君子者取於人謂高尚

下行脩同

### 行脩言道禮之質也

古文

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

謂君子者取於人謂高尚

取於舊七樹反謂趨執師求道也

皇如字謂制師使從已

### 禮聞來學不聞往教

皇如字謂制師使從已

其道取人而制厭其身

謂取德之遺取人如字謂制師使從已

禮聞來學不聞往教

皇如字謂制師使從已

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

謂君子者取於人謂高尚

目各隨文解之

夫禮者所以定親疏者五服之內大功已上疎舉者爲親小功已下疎舉者爲族故禮記小史掌定繫

世姓爵祿也。夫禮者若善爲女君子期女君焉妾右祿之則太疎降之則少疎舉者爲親小功已下疎舉者爲族故禮記小史掌定繫

世姓爵祿也。夫禮者若善爲女君子期女君焉妾右祿之則太疎降之則少疎舉者爲親小功已下疎舉者爲族故禮記小史掌定繫

世姓爵祿也。夫禮者若善爲女君子期女君焉妾右祿之則太疎降之則少疎舉者爲親小功已下疎舉者爲族故禮記小史掌定繫

于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喪顏回者無服子路亦然焉謂夫子若喪父而無服是迂遠也。別同

異者賈公彥云本同今異姑射林者也本異今同世母叔達及子游是也。明是非也者得禮爲是失禮爲非若主人承

子游稱喪而不得禮是也曾子製喪而不得禮非也但嫌疑司異是非之屬在禮藝家各舉一事爲證而皇氏且引今非

禮不妄說人看禮動不虛若說人之禮則衣之若無制無衣服公妄說近於佞諂也。注君子

至誠也。正義曰此論謂文孔子曰君子說之不以其過則不說也不以其過說之是妄說故君子不說也引證經禮不

妄說人之事。不辭費者正義曰凡爲人之道當言行相副今直存言而無行爲辭費。禮不至好狎。禮者所以捨尊

卑制尊級使上下不僭上故云禮不踰節節度也不侵侮者禮主於敬自卑而尊人故戒之不得侵侮慢於人

也。不好狎者賢者當狎而敬之若直近而習之不如於敬則是好狎故鄭云君近爲好狎也。行脩至質也。凡爲禮

之法皆以忠信義爲本禮以文飾行禮者忠信之行脩道言合於仁義之忠信本也則可與禮爲本也。禮聞取

於人不聞取人者燕氏以爲此謂人君在上招賢之禮當用賢人德行不得而致其身禮聞取之所聞既招

我有賢之人當於身上取於德行用爲致教不聞言取賢人授之以位制服而已故鄭云謂君子者皇氏以爲人非取

受學之法取於人謂自到師門取其道獎。禮聞來學不聞往教

禮聞來學不聞往教

謂君子者取於人謂高尚

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

謂君子者取於人謂高尚

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

謂君子者取於人謂高尚

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

謂君子者取於人謂高尚

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

謂君子者取於人謂高尚

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

謂君子者

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

往教者不可以屈師規束。○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辨訟非禮不決。君臣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

分辨皆別也。官仕也。班次也。治職也。莊裝也。奉天為御。○舞皮劍反神方劍反上下謂公卿下謂大夫。土宦音事朝直逼反。雅本亦作五。徐音利沈方二反。

○力位反禱丁老反鄭云求福曰瑞。荷音祠求得曰祠。共音恭。本反。

○禱祖本反。禱士鵠。鸞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

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

俱反就也向也。

分辨皆別也。官仕也。班次也。治職也。莊裝也。奉天為御。○舞皮劍反神方劍反

心乎夫唯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

聚麀共也。鹿也。○娶本或作娶。尼耕反母本或作聘。同音。武諺。孫諺

也。牝類禽反。徐共反。

也。后反。難力智反。下同。性本又作提。吉生食味本又作走。欲。旨。百壯也。正義曰。

○舊扶尤反。

是故聖人作爲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於禽獸。

○

○舊扶尤反。

是以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

○